

卡斯特橋市長

托瑪斯·哈代著

上海出版公司

卡斯特橋市長

托瑪斯·哈代著
侍桁、淑勤合譯

上海出版公司

編號：149

卡斯特橋市長

類別：文學藝術

著者	[英] 托瑪斯·哈代
譯者	侍 桁、淑 勤
出版者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肆號 地址：上海市南京東路153號1D室
排版者	華文印刷局 毅華印刷所
印刷者	華文印刷局 光藝印刷廠 地址：上海市濟寧路143弄4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原書名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著者	Thomas Hardy
原出版者	Boni & Liveright, N. Y., 1917.

定價：進口紙本人民幣 1.83元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

字數：311,000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5,000

印張：16—24/25

開本：762純×1067純 1/25

譯文前記

一般英美的文學史家或文學評論者，在過去只要談到哈代，便要提出他的『悲觀主義』作爲他的思想研究的主要課題。今天我們仍然肯定在哈代的作品裏，是含着濃厚的悲觀氣氛，不過關於它的解說，是與前不同了。在蘇聯出版的英國詩文選上，關於哈代的悲觀主義的哲學有一段扼要的說明，那是我們樂於接受的：

『哈代開創了他自己的一種悲觀主義的哲學，根據這種哲學，人類是受着敵對的、神秘的命運所支配，而這帶來了人類生活的不幸。哈代由於他的小資產階級的眼界的限制，不能體會到他在他的著作裏所描寫的人民的悲劇的生活，不是要由運命而是要由資本主義的不吉利的勢態來負責的。』

哈代的十八部小說也像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左拉的『盧貢·馬加爾』和斯德歌的『威佛萊』一樣地，用了一個『威賽克斯』的總題名。而他在這個總題名之下，倒沒有保持了人物和故事的連續性，而是發揮了極濃厚的地方色彩，因此談到哈代的藝術，大都要談一談這個地區的人民生活。

威賽克斯是一個古老的名稱，是第六世紀中葉盎格魯—薩克遜人侵入英國以後所建立的七個割據王國之一，而由它統一了英國。不過哈代的威賽克斯並沒有一定明確的界限，南到英國海峽，西到康瓦爾，北到牛津，東到溫莎，總之就是英國的西南部。哈代的藝術的中心地點，是他的故鄉多塞特；這一

帶的地區，在哈代寫作的當時是最保守、最落後的、還保持着家長統治式的農村社會。這種社會由於工業資本的侵入，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變化，哈代在他的作品裏，就把英國家長統治的農村所有的危機，以及由這危機所產生的失望與抗議的情緒，當作了基本主題。

根據蘇聯恩·胡奇士維里的意見，哈代的思想的轉變，在卡斯特橋市長裏，表現得最爲明確。他說：

『哈代思想上的轉變，以及他的小說裏那種由他的基本主題發展而來的新的悲慘結局，在『威塞克斯小說』第四部，卡斯特橋市長裏清楚地表現出來。在那本小說裏，哈代指明了如何由於資本主義關係之發展，家長統治的農村英國的面貌改變了，社會的衝突發生了。鐵面無情的「社會規律」，使書裏那個和家長統治的社會不斷關係的主人公走上毀滅的道路。他覺悟了他自己想要參加到資產階級「進步」世界那種野心是虛幻的，是無用的。他離開了那個世界，只留下了一張滿紙憤恨的遺囑。那本小說證明了：哈代的寫實才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引文見張穀荃譯苔絲的序文）

這一段話不但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哈代思想發展的過程，同時對卡斯特橋市長的一般讀者也提供了如何去了解那構成這本書的故事和人物的基礎。

侍 析一九五五年九月

一

十九世紀將近三十年的時候，在夏末的一天傍晚，一個年輕的男人和一個抱着孩子的女人，步行走近上威塞克斯的大村莊威敦·普利奧斯。他們衣裝樸素，但並不算壞，不過他們顯然由於長途跋涉，鞋子和衣服上都罩着一層厚厚的灰塵，以致外表顯得有些難看。

這男人，體格魁梧，膚色黝黑，一幅嚴峻的神情，從他的側影來看，臉面的角度那麼少有曲折，幾乎可以說是垂直的。他穿着一件比較新的燈心絨布短外套，其餘的就是一件釘有白角扣的粗斜紋布背心，同樣質料的短袴，皮綁腿，還有一頂用發亮的黑帆布包着的草帽。他用皮帶結一個活扣拴着燈心草籃子，揹在背上，籃子的一頭突出一把秣刀的刀柄，籃子網裏還可看見一把打草繩用的螺絲錐。他那整齊沒有彈性的步伐，是個幹練鄉下人的走法，跟一般下田的鬆懈的脚步不同；同時，他向前走路，脚步每一起落，都現出他個人所特有的偏執和冷冷的淡漠神情，就連那時而在左腿、時而在右腿循序交替着的斜紋布摺痕，也都顯示出這種神情來。

不過這一對男女的行路，真正很特別，他們一聲也不響，這一點或許偶爾還會引起路人的注意，否則人們是不會望望他們的。他們並排走着，那種樣子從遠處來看，叫人以為是非常親密的人小聲安閒地在談着知心話兒，但仔細來看，便可辨別出男人正在讀着——或是假裝在讀——一張歌曲，他的手

因爲挽着籃子的皮帶，所以要把那張歌片撐在眼前就有點吃力。他表面上這樣作是否真正就要這樣，或者是否這是一個僞裝，藉以躲避一場他覺得厭煩的談話，那就除他本人以外，是誰也說不明白的；但他一直緘默到底，那女人雖有他在跟前，却得不到有人親近的樂趣。實際上，除了她懷抱裏的孩子，她可說是一個人在大路上走。有時那個男人彎起的胳膊肘，幾乎碰着了她的肩胛，因爲她盡可能靠攏他却又不碰到他；她似乎不想去挽起他的臂膀，而他也無意把臂膀遞給她；他那種默不作聲的不理睬，她不僅絕不表示驚異，彷彿還看成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如果這三個人終於也說出一句半句話來，那就是女人跟小孩偶爾小聲談話，孩子也呀呀回答；那孩子是一個很小的女孩，穿着短衣服和棉線織的藍色靴子。

年輕女人的臉龐很靈活，這是她主要的、幾乎是她唯一吸引人的地方。當她偏着臉俯視那女孩的時候，她顯得很漂亮，甚至很俊美，特別是在這一動作上，她的臉斜映着彩色濃麗的太陽，使她的眼臉和鼻翅，晶瑩發光，嘴唇顯得鮮紅。但當她在籬垣的陰影裏，沉思默想，緩步前進時，她現出半無情的倔強表情，彷彿一個人認爲在時間和機會手裏，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也許就是沒有公道。前一種形象是天生成的，而第二種表情大概是文明造成的。

很少疑問，男人和女人是一對夫婦，是懷抱着的女孩兒的父母。除了這種關係，也就沒法說明他們走在路上像有一輪光圈罩在三個人身上似的那種平淡無奇的氣氛了。

妻子的眼睛多半盯着前方，但是沒有興趣，這也難怪的，就拿那風景來說吧，每年這個時候，在英格蘭任何一州的任何地方，都跟這差不多，一條不變不直、既不平坦又不崎嶇的路，路邊上的圍籬、

樹木和菜蔬，已變成墨綠色，再過一個時候，葉子注定要由暗淡而泛黃，然後變紅。河岸邊緣上的青草地和近邊籬樹行列的柅杈，都罩着車輛剛剛飛馳過去颳下的灰塵，同樣的灰塵也蓋着大路，像地毯似地平息了他們的腳步聲；這種情形再加上上邊談到的他們的默不作聲，使得四方傳來的一聲一息都可以聽得見。

多年以來，在這樣的時間，除了柔弱的小鳥在唱平凡古老的晚歌以外，再聽不見別的聲音，而今後的無數世紀，在這季節的日落時分，還會有一模一樣抑揚頓挫的歌嘯。及至他們迫近村莊，從高地的方向，傳來了各式各樣渺渺茫茫的喊聲和喧囂，這方向被叢葉遮住了視線。到了剛剛望得見威敦·普利奧斯村外的房屋時，這一家人遇見一個創蕪善的人，那人肩上扛着鋤，鋤上懸着飯袋。那看歌曲的人立刻抬頭看了看。

『這裏有什麼活兒好幹嗎？』他揮動着那張歌片，指着前面的村莊，賴洋洋地問。接着，他以爲這勞動者不懂他的話，便加了一句：『有打草的活兒嗎？』

其實創蕪善的早已在搖頭了。『嘿，可憐見的，在這個時令他怎麼想得出要到威敦·普利奧斯找這樣活兒幹呢？』

『那麼有沒有出租的房子？——一間新蓋的小草房，差不多的也成。』另一個又問。

那個悲觀論者還是繼續搖頭。『在威敦拆房子倒常見。去年拆了五所房子，今年又拆了三所，人們沒地方去，——真的，連樹枝搭的格子窩也沒有啦；威敦·普利奧斯的世道就是這樣。』

打草的人——他分明是幹這行的——自命不凡地點了點頭。他望着前面的村子，接着說：『不

過，這兒正熱鬧着哩，沒有錯吧？」

『對。今天正是趕集的日子。眼前你聽見的這一團亂糟糟，不過是騙小孩子和傻瓜們的錢的一些玩藝兒，真正做買賣的老早收攤啦。我整天在這鬧聲裏幹活兒，可是我從不進去——決不。它和我沒交到。』

打草的全家往前趕路，不久來到了集上，從各處的馬欄和羊圈可以看出上午標賣過好幾百匹馬和羊，不過這時大半都已牽走了。現在，正如那個指路的人所說，剩下的沒有什麼真正的買賣了，主要的就是拍賣劣等牲口，而這又是別無他法可以賣掉的，比較高一級的買賣人，早來早去，決不肯要這種貨色。然而人羣却比早上稠密得多，這批無足輕重臨時來觀光的人，內中有休假的職工，一兩個請假回家在外遊浪的士兵，鄉下店舖的老闆和諸如此類的人，都是剛剛擁進來的；這裏有西洋景，玩具攤，蠟人像，半人半獸的怪物，爲了救人不圖盈利的走方郎中，賭番攤的，賣小擺設的和算命先生等等，那些觀光的人就在這裏面很自在的活動起來。

我們上文講的那幾個過路人對於這些事情，誰都不感興趣，他們想從那分佈在山地上許多飲食攤裏，挑選出一家來。離他們最近的有兩家，籠罩在落日餘暉的赭色霞霧裏，似乎都很不錯。一家支着簇新的乳白色帆布帳篷，篷頂上掛着一些紅旗；它所標榜的是『家釀好啤酒、麥酒、蘋果酒』。另一家，較比舊些，後面豎着一個小鐵烟筒，前面牌子上寫着『出售上等八寶粥』。男人心裏掂量掂量這兩塊牌子，有意去前一個帳篷。

『不，不——這一個好，』女人說。『我向來喜歡吃八寶粥；伊麗莎白·傑恩也一樣；你也會喜歡

的。累了一整天，喝一碗粥是養人的。」

「我從來不吃這種東西，」男人說。然而他順從了她的意思，他們立刻走進賣粥的帳篷裏

裏面的人還不算少，都坐在由帳篷這一頭擺到那一頭的狹長桌邊。在上邊的一頭，擺着一個爐子，燒着滿爐的炭火，上面吊着一口大的三腳鍋，鍋邊擦得夠亮，顯出它是用鑄鐘的銅料打造的。掌管的人是一個五十來歲的醜婆子，她繫着塊白圍裙，寬得幾乎圍起了整個腰身；因為要寬要大才能給她一副儼然不凡的氣派。她慢慢地攪動着鍋裏的粥。她那只大杓子摩擦出來的沉悶響聲，全帳篷裏都可以聽得見，她這樣攪來攪去是怕燒焦了粥，她用麥芽、牛奶、半乾的葡萄乾，無核的小葡萄乾和各色作料調製成這樣古色古香的八寶粥。一碗碗盛起來，裏邊的材料粒粒可見，擺在她手邊一張鋪着白檯布的四腳架的檯板上。

這對年輕的男女，各人叫了一碗熱氣騰騰的粥，坐下來，安閒地喝着。這東西的確不錯，正像那女人說的話，粥是有滋養的，是四海之內都能得到的最相宜的食物；不過有些平常喝的人，起初看見小麥芽脹得像檸檬籽那麼大，浮在表面上，會有點胆怯的。

但是這個帳篷裏還有你草草一眼看不到的東西；而這個怪脾氣的男人，有本領很快就覺察出來。他故意把粥挑剔了一陣，然後用眼角偷覷着老婆子的行徑，看破了她玩的花樣。他向她擠了擠眼，她一點頭，他就把碗遞過去；這時她從桌子底下拿出一個瓶子來，把裏面裝的東西偷偷地量出了一些調進男人的粥裏。這倒進去的酒是甜酒。男人也偷偷地付了錢。

這碗粥摻過了相當分量的酒，他覺得比原來的味道要滿意得多了。他的妻子非常不安地看着這

一連串的事情，但他勸她也摻上些，她猶豫了一陣，才答應稍微加一點兒。

男人把他那一碗喝完了，又要了一碗，暗中授意甜酒還要加多。酒的影響，不久就在他的態度上現了形；他的妻子這才痛苦地體會到她費盡心思避開了那座有賣酒執照的帳篷的礁石，却祇造成到這裏來捲入賣私酒的旋渦裏。

小孩開始不耐煩地唧唧喳喳起來，妻子不只一次跟她丈夫說：『麥克爾，我們的住處怎麼說哩？你知道，我們要不早點兒走，找起來就麻煩啦。』

但他對這種小聲小氣的絮聒，死人不理。他同在座的人高談闊論。蠟燭點起了以後，孩子的黑眼睛，先是緩慢地、圓圓地，若有所思地注視着燈，然後合攏來；接着又張開，又閉攏，她睡着了。

喝完了第一碗，這男人心平氣和了；第二碗，他提起了興緻；第三碗，大發議論；到了第四碗，他的臉型所表現的品質，不時要緊閉嘴唇，黑眼珠裏冒着兇猛火花，也就在他的舉動上透露出來；他是傲慢的——甚至會大吵大鬧的。

談話談起興頭來了，在這樣的情況下，這是常事。題目是：好男人給壞老婆糟蹋了，特別是許多有為的青年，因為輕率的早婚，便使他那崇高的目標和希望受了挫折，也耗盡了他的精力。

『我自己就完全是這樣的，』打草的默默中現出近於憤恨的沉痛說。『我十八歲結婚，當時我道道地地是個傻瓜，結果成了這種情形。』他一揚手，指了指自己和他的一家人，叫人明瞭他那現了原形的窘困。

那年輕的女人——他的妻子，好像已經聽慣了這類話，裝作沒有聽見，繼續同那忽睡忽醒的孩子，

間歇地說些親暱的知心話兒，而那孩子也不過是那麼大，女人要歇歇胳膊時，剛剛可以把她放在身邊椅子上坐一會兒。那男人又接着說：

『我連裏帶外不過才有十五個先令，可是在我這一行道裏，我却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能手。買賣芻秣，我敢向全英格蘭挑戰，讓人來跟我比一比；我要是能夠再變成一個自由人，只要一動手幹，就值一千鎊。不過一個漢子不到所有作爲的機會丟得精光，是看不起這些小事情的。』

這時傳來了外面場地上拍賣人喊買老馬的話聲：『現在是最後一號啦——有人檢這個最後的便宜吧？四十先令怎麼樣？這匹母馬很可以養來生小馬的，牠才五年多一點點，根本沒有什麼毛病，不過背脊有點窪，左眼給踢瞎啦，還是在路上牠的親姊妹給牠踢的。』

『從我來說，我真不明白討了老婆不想要的男人，爲什麼不能像這些吉卜賽人賣老馬一樣把她們丟掉，』帳篷裏的那個男人說。『爲什麼不能把她們也拿來拍賣，賣給那些需要這種貨色的人？怎麼？喔，老天在上，要是有人要買我這個，我馬上就賣。』

『真有人肯買的，』有幾個客人望着那女人答話了，她確是討人歡喜的。

『真的，』一個吸煙的紳士說，他那一身衣服，無論領子、胳膊肘、衣縫和肩胛上，都磨得錚亮，只有長期不斷地在油污的平面上摩擦才會有這種情形，通常在傢俱上是好看的，在衣服上就顯得不大雅觀了。從他外表上來看，他從前可能在附近鄉紳家當過僕人或車夫的。『我在好人家過過日子，可以說，比誰都不差，』他接着說，『我懂得真正的教養，誰也不比我更懂，我敢說她真夠格——記住，我

● 拍賣物品時，都預先編好了號頭。此處所說最後一號，是說他在拍賣最後一匹馬。

說的是她骨子裏頭——隨便跟這集上什麼女人都比得過——不過還欠點培養。」他說着交叉起兩腿，端端正正地凝視着空中的某一點，重新抽起他的煙斗來。

這個喝得泥醉的青年丈夫，聽見人家給他的妻這種意想不到的誇獎，呆呆地望了幾秒鐘，有些懷疑自己對待具有這樣品格的人的態度是否高明。但他很快又被他一向的見解矇住了，他粗聲粗氣地說：

『那麼好吧，現在你的正是機會，祇要有人出價，我願意雙手奉上這個世上難得的寶貝。』

她轉過臉向她丈夫小聲說：『麥克爾，你從前在大家面前已經說過這種無聊話。笑話不過是笑話，你當心點，可不能老是沒完地這麼講。』

『我知道我從前說過，我真有意這麼做。我就是要找一個買主。』

正在這時候，這季節裏最後一批中的一隻燕子，偶然從一個罅隙飛進到帳篷裏的上空來，在人們的頭上來回迅速地盤旋，吸引了所有的眼睛都茫然地追隨着牠。那一夥人，一直望到鳥又飛了出去，就忽略了來答覆那個手藝人的提議，話頭中斷了。

但一刻鐘以後，這男人往粥裏摻的酒越來越多，不知是他精神健旺，還是他賦有海量，依然十分清醒，像樂器在幻想曲裏又轉到主題，他老調重彈起來。『喂，有沒有人要我的，我在等着哩。這個女人對我沒有用處。有人要她吧？』

在座的人這時全然惡劣到不顧體面了，這個重提的問話受到了一陣鼓舞的笑聲。女人在小聲說話；她熱切地乞求他：『好啦，好啦，天快黑了，這種無聊的話沒有什麼意思。你要還不動身，我就要一

個人走了。走吧！」

她等了又等，然而他還是不動。約莫十分鐘，喝粥的人們漫談着，那個男人忽然又插上一句：「我提出了這個問題，可是沒人答覆。你們裏面難道沒有一個賈克·拉格或是湯姆·斯特勞來買我的貨嗎？」

女人的態度改變了，她的臉上現出了上文裏提到過的那種倔強的表情和神色。

「麥克·麥克，」她說，「這鬧得不成話啦。啊——太不成話啦！」

「有人買她沒有？」那男人說。

「我希望有人買，」她毅然決然地說。「她當前的這個主人，她簡直不喜歡。」

「我也不喜歡你，」他說。「我們的意見一致了。諸位先生，你們聽見嗎？這是同意散伙啦。她要願意的話，她可以帶着女孩，然後走她的路。我要拿着我的工具，走我的路。這跟聖經上的記載一樣的簡單。那麼，蘇珊，你站起來，讓大家看看你。」

「別起來，我的娃兒，」一個靠近她坐着的、穿着肥大裙子、豐腴嫵媚的賣束胸紐帶的女人說，「你的好男人，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話。」

不過，那女人真的站起來了。「現在，誰來做拍賣人？」打草的叫着。

「我來，」一個矮個子立刻答話了，他的鼻子賽似銅疙瘩，嗓子痞啞，眼睛像一雙鈕扣洞。「誰肯給這位太太出個價錢？」

女人低頭扭着地下，她像是盡了最大的意志方挺得住身子。

『五先令，』有一個人說，引起了一陣笑聲。

『不准搗亂，』那個丈夫說。『有人肯出一個基尼嗎？』

沒有人答話，這時那個賣束胸紐帶的女人插嘴了。

『看在老天面上，好漢子，做得正經點吧！這麼沒正經，結婚做什麼哩！我敢起誓，房飯錢總要費幾文的！』

『拍賣人，抬高點，』打草的說。

『兩個基尼，』拍賣人說，沒有人應聲。

『這個價錢要是還沒有人要，十秒鐘以後，就得要他們多拿出點來，』男人說。『很好。拍賣人，現在再加一個。』

『三個基尼——三個基尼敲啦！』那個鼻涕污拉的人說。

『沒有人出嗎？』丈夫說。『上帝啊！就算值一文錢吧，我也化了五十倍以上啦。拍下去。』

『四個基尼，』拍賣人大聲喊。

『我要跟你們講句老實話——五個基尼以下我是不賣她的，』那個丈夫一拳砸下去，震得盤子都蹦起來。『隨便什麼人肯給錢，待她好點，五個基尼我就把她賣掉，她永遠歸他，再不會聽到我。但是

● 基尼是英國在一六六年開始發行的一種金幣。這種金幣因為是用非洲基尼地方出產的金子鑄造的，所以得名，最初值三十先令，後來在一七一七年始規定它的價值為二十一先令。

決不肯更便宜出賣的。現在——五個基尼——她便是你的了。蘇珊，你同意吧？」

她全不理睬地低着頭。

「五個基尼，」拍賣人說，「不然就收回啦。有人出這個價錢嗎？最後一次啦。有沒有？」

「有，」門口有一個人大聲說。

所有的眼睛都轉過去。在三角形帳篷門口的地方，站着一個水手，別的人都沒有注意到他，他到了這裏不過兩三分鐘。他一答話，接着就是一片死般的沉默。

「你說你買？」丈夫用眼盯着他問。

「是我說的，」水手答道。

「說是一回事，給錢是一回事。錢在哪裏？」

水手猶豫了一下，重新看了看那女人，走進來，打開五張沙沙響的新紙幣，丟在檯布上。這是五鎊英格蘭銀行的鈔票。在鈔票上面，他又叮叮噹噹地照數扔下幾個先令——一、二、三、四、五。

在這以前，旁觀的人都還認為這場挑戰有點真假難辨，及至看見有人真如數給了錢，便都嚇住了。他們的眼睛不由得盯住了那幾個主角的面孔，然後又盯住了桌上壓在先令底下的那幾張鈔票。

直到此刻，那個男人雖然作了逗人的表示，却不能就肯定他真心要這麼作。旁觀的人始終把這件事當做一件過火的嬉笑的諷刺；認為他在失業中，難免會對世界、社會、自己的親人，要發些脾氣的。但是他說得出，有人就真的付了錢，這場戲的兒戲有趣就喪失了。帳篷裏似乎充滿了一片慘淡的光，把裏邊人的面貌都改變了。旁觀者的嘻皮笑臉不見了，他們張開兩唇在等待着。

「現在，」女的首先打破了靜默，因而她那低而枯燥的話聲顯得特別響亮。「在你沒有往下幹以前，麥克爾，聽我說一句。你要動一動那錢，我同這女孩就跟這人去。注意，這已經不是開玩笑笑了。」

「玩笑麼？當然不是開玩笑！」她的丈夫大聲叫着，她的示意愈加觸怒了他。「我拿了錢，水手帶着你走。這是再清楚不過的。隨便什麼地方都有人幹這種事——爲什麼這裏幹不得呢？」

「這事全要看這位年輕的女人是不是願意才能決定哩，」水手溫和地說。「我絕對不願意叫她傷心。」

「真的，我也不願意呀，」她丈夫說。「她要是能帶着孩子，她是願意的。就在前幾天我談起這件事，她還這麼講過。」

「你能發誓嗎？」水手對她說。

她看了看丈夫臉上沒有半點悔意，這才說：「我發誓。」

「好啦，她帶着孩子，買賣算是成交了，」打草的說。他拿起水手的鈔票，從容地折疊起來，把票子和先令放進頂裏邊的口袋裏，現出一副收場的神氣。

水手看了看女的，微笑了笑。「走吧，」他和藹地說。「還有這小的——多一個更快樂！」她停了停，仔細看了他一眼。隨後她垂下眼睛，什麼話也沒說，抱起孩子隨着他往門口走。走到門口，她轉過身，摘下結婚戒指，從粥攤上方照着打草的臉直扔過去。

「麥克，」她說，「我同你過了兩年，除了挨罵受氣沒有別的，現在我不歸你了，我要到別的地方去碰碰運氣。這對我對孩子都要好些。再見吧！」